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8.12.004

张勇、史沛然:“‘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拉经贸合作机遇:全球价值链视角”,《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2期,第35-46页。

ZHANG Yong, SHI Peiran,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Pacific Journal*, Vol.26, No.12, 2018, pp.35-46.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拉经贸合作机遇:全球价值链视角

张勇¹ 史沛然¹

(1.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07)

摘要:“一带一路”正在搭建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对当前世界发展意义重大。拉美国家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参与方,而且“一带一路”本质上有利于促进全球价值链参与和产业链价值攀升。因此,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拉经贸合作机遇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拉美地区因为产业结构失衡、基础设施落后、区域一体化发展不足、营商环境不完善、创新能力不足等原因,在面向美国、亚洲和欧洲的三大价值链中附加值占比较少,而且自身的价值链发展也呈现出局限性。从全球价值链视角考察,“一带一路”建设将给予中拉经贸合作新机遇,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合作、参与拉美再工业化、金融合作、促进中小企业合作、科技创新合作和面向亚洲的跨区域一体化等方面。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全球价值链;拉美经济;经贸合作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8)12-0035-12

当今世界,生产过程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呈现碎片化(Fragmented)趋势,因为在一个国家建立完整的供应链既成本高昂又费时费力。鉴于此,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生产网络以加速其工业化进程。这不仅能够促进生产和贸易多元化,而且还能获得快速学习、技术转移和知识溢出的益处。尽管具有这些潜在收益,但是很少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简称拉美国家)

能够充分利用这种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生产新趋势。然而,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2018年1月在智利举行的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中拉双方通过了《“一带一路”特别声明》,双方愿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实现中拉合作优化升级。“一带一

收稿日期:2018-05-21;修订日期:2018-08-05。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创新项目“拉美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潜力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拉关系及对拉战略研究”(15ZDA06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受到中国社科院—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研究院课题“‘一带一路’倡议下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美洲地区合作重点方向及领域研究”的资助。

作者简介:张勇(1977—),男,辽宁沈阳人,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拉美经济、中拉经贸关系等;史沛然(1985—),女,江西南昌人,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拉美经济、金融计量。

路”已经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各方普遍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其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的本质有利于中拉双方提升经济竞争力、实现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

一、相关文献及研究思路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简称GVC)的概念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有关“商品链”(Commodity Chain)的论述。后来“全球商品链”的概念出现在加里·格里芬(Gary Gereffi)的著作里。基于对全球生产组织的分析,格里芬等人通过区分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两种模式发展了全球商品链框架。前者由链条中的主要生产者协调,他们通常控制诸如研发、设计、生产组织和技术知识等关键活动。链条内的动力从总公司垂直流向其子公司或供应商。而后者是由购买者扮演治理角色,他们通常是品牌产品的大型批发商或分销商,其定义产品的规格和营销策略并将制造和其他活动外包给独立的公司。^① 21世纪以来,“全球商品链”这一术语转变成“全球价值链”,而后者兴起于国际商业文献把贸易和产业组织作为一条价值增值链来分析。

自全球价值链概念问世以来,联合国、世贸组织、经合组织(OECD)等诸多国际机构和学者都对其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涉及的领域包括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全球价值链的类型、全球价值链下的贸易政策选择及产业升级等。例如,世贸组织(WTO)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在其2011年度的报告中将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概括为几个要素和条件:一是各国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异成为新型国际分工的动力,这种新型分工改变着工业化经济的消费模式,并创造了新的国际需求——中间品交易;二是出口加工区和相关基础设施,以及贸易政策的发展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跨国公司通过离岸外包或外国直接投资(FDI)等价值链分割的执行路径进行跨国生

产。^② 而世界银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等机构在其最新发布的2017年度报告中,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的构成和演进,研究不同经济体的专业化国际分工和增长模式。^③ 再如,联合国贸发会(UNCTAD)认为,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政策框架通常包括五方面内容(参见表1)。其一,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其二,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其三,提高国内生产能力;其四,制定完善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框架;其五,协调贸易和投资政策和制度。

表1 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政策框架

| 主要内容 | 政策要点 |
|------------------|--|
| 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 1. 将全球价值链纳入产业发展政策。 2. 沿着全球价值链发展路径制定政策目标。 |
| 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 | 1. 创造和保持一个有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2. 完善基础设施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前提。 |
| 提高国内生产能力 | 1. 支持企业发展,提高本地企业议价能力。 2. 提高劳动者技能。 |
| 制定完善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框架 | 1. 通过监管和制定公私标准(涉及社会、环境、安全和健康等问题),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风险最小化。 2. 支持本地企业执行国际标准。 |
| 协调贸易和投资政策和制度 | 1. 确保贸易和投资政策一致性。 2. 协调贸易和投资的促进和便利化。 3. 打造“区域产业发展协议”。 |

资料来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UNCTAD, 2013, p.176, <https://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aspx?publicationid=588>.

^① René A. Hernández, Jorge Mario Martínez - Piva, Nanno Mulder, eds.,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World Trade: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CEPAL, 2014, p.22.

^② 转引自张亚雄、袁剑琴、尹伟华著:《全球价值链:APEC主要经济体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③ World Bank, IDE-JETRO, OECD, UIBE, WTO,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GVC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2017,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trade/publication/global-value-chain-development-report-measuring-and-analyzing-the-impact-of-gvcs-on-economic-development>.

而针对拉美地区全球价值链参与的代表性成果也多来自国际机构。例如,联合国拉美经委会2014年报告认为,来自拉美国家可利用的数据表明,该地区参与三大主要全球价值链(北美、欧洲和亚洲)的程度至今很有限。^① 拉美经委会学者在其主编的《全球价值链和世界贸易:拉美面临的前景与挑战》一书中分析了拉美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主要动因以及与价值链升级相关的机遇与挑战,并指出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已经越来越多地支配着拉美地区的国际贸易和生产模式,并在经济增长、就业创造、竞争力、地区发展、垂直专业化和结构转型方面产生了不同的结果。^② 而来自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则旨在建立和确定政策框架,以便使拉美国家提升参与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的程度。^③

从研究思路讲,价值链所涉及的诸多因素,如劳动力投入、技术、标准、法规、产品、流程以及特定行业和地区市场,可以通过四个框架进行分析。一是投入产出结构,它描述了原材料转化为最终产品的过程。二是地理分布,它确定了哪些企业和国家参与价值链。三是治理结构,它解释了进入价值链以及沿价值链升级的控制方法。四是价值链嵌入的相关国家的制度环境。投入产出结构、地理分布以及治理结构为弄清价值链如何构造以及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运行提供了自上而下的视角。而诸如经济和政治稳定性、产业政策、基础设施、营商环境便利度、人力资本、行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和合作等国情条件,则影响着扎根于特定国家的企业如何在价值链内竞争。^④ 本文更多借鉴了第四种分析框架。

通过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搜索,不难发现以“一带一路”或“全球价值链”为主题的中文文献远多于同时以“一带一路”和“全球价值链”为共同主题的文献,而且从全球价值链角度考察中拉经贸合作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本文试图从全球价值链角度阐释“一带一路”给予中拉经贸合作的新机遇。文章基本思路如下:第二部分主要概括拉美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状况并分析其中原因,第三部分通过比较中拉价值

链参与程度分析“一带一路”契合双方价值链提升的需求程度,第四部分基于前述价值链分析找到中拉经贸合作的新机遇。

二、拉美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概况及原因分析

2.1 拉美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概况

从贸易角度考察,世界各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情况大致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生产中心,分别是美国、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中日韩。基于可获得的数据,研究发现至今拉美地区整体上融入这三条主要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都有限。以中间产品贸易^⑤衡量,拉美地区既不是全球价值链中非初级中间产品的重要供应商,也不是处于这些价值链中的国家进口中间产品的重要进口商。如图1所示,拉美地区中间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自1989年的39.2%迅速降至2000年的18.9%,此后至2016年该比例基本保持在21%的水平,低于原材料和消费品比重。而2001—2016年拉美地区中间产品进口占总进口比重基本保持在22.7%的水平,低于资本品和消费品比重(参见图2)。

不过,鉴于具有接近美国市场的地缘和低廉劳动力成本优势,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对以美国为中心的价值链中的简单环节融入较深。例如,墨西哥中等技术产品在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主要是美国)和拉美地区的中间产品出口中占有较大比例。在这两种情况下,中等技术中间产品占总出口的比重约达20%。不过,中高技术

① “2014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World Economy: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Value Chains in a Challeng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CEPAL, October 2014, p. 58, <https://www.cepal.org/en>.

② René A. Hernández, Jorge Mario Martínez - Piva, Nanno Mulder, eds.,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World Trade: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CEPAL, 2014, p. 25.

③ Juan S. Blyde ed., *Synchronized Factories: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Era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14.

④ 同②, p. 82.

⑤ 中间产品贸易通常是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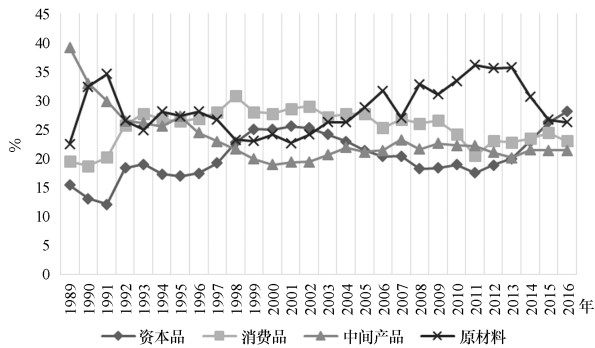


图1 中间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整理绘制, <http://wits.worldbank.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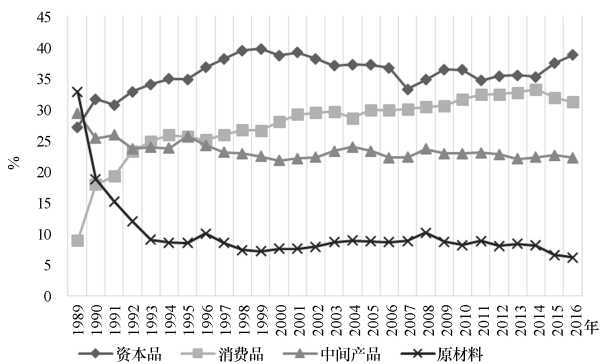


图2 中间产品进口占总进口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整理绘制, <http://wits.worldbank.org/>。

终端产品在墨西哥出口中也占较大比重^①,特别是对上述两个目的地。墨西哥出口构成反映了该国参与北美价值链的方式,即墨西哥主要通过出口低国内价值的成品参与价值链。^②

从投资角度考察,尽管许多公司通过独立的供应商而非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将部分生产过程安排在海外,但是跨国公司在诸多全球生产网络中仍旧扮演重要的角色。经验表明,大多数跨国公司都位于工业化国家,其国外分公司也位于工业化国家。研究表明,除墨西哥和巴西外,拉美地区与非洲国家同样在参与由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网络中被边缘化了。而且,在大多数拉美国家,外国附属公司的数量低于拉美发展水平所对应的预期。^③

从服务业贸易考察,诸如会计或信息服务等商业功能的离岸安排也是国际生产网络片断

化的一部分,公司会决定将其零部件和(或)服务的部分生产安置在不同国家。其中,“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各种商业、专业和技术服务”本质上与全球供应链相关。基于上述两种服务业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这两类服务业出口与一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成正相关关系。而数据显示拉美地区大多数国家这两类服务业出口不足,即拉美国家这两类服务业出口低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所对应的预期。^④

2.2 拉美国家较少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原因

综合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投资分析,可以得出初步判断:拉美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存在异质性,即墨西哥和一些中美洲国家得益于毗邻美国市场的优势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DR)及墨西哥—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介入北美价值链程度较高;南美洲国家凭借初级产品专业化通常进入全球价值链的初级阶段。总体而言,相对于其他地区,拉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低,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产业结构失衡削弱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基础。产业结构失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自然资源禀赋丰富带来初级产品专业化,易造成产业结构单一。研究表明,拉美地区一直没有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专业化带来的收益,反而由于存在初级产品依赖而遭受一些“荷兰病”(Dutch Disease)带来的负面效应。^⑤其二,“去工业化”趋势明显。当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简易”进口替代结束后,拉美国家没有

① 中高技术终端产品合计占总出口接近40%。

② “2014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World Economy: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Value Chains in a Challeng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CEPAL, October 2014, p. 58, <https://www.cepal.org/en>.

③ Juan S. Blyde ed., *Synchronized Factories: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Era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14, p. 26.

④ 同③, p. 27.

⑤ José Antonio Ocampo, “Commodity-le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lternative Pathway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in Gilles Carbonnier, Humberto Campodónico, Sergio Tezanos Vázquez, eds., Brill, 2017, p. 51.

适时转向利用非熟练劳动力的初级出口替代模式,反而在70年代通过举债方式维持了“非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资本品”逐级替代的跨越式发展路径,提前“透支”了产业升级的潜力。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后,在西方债权国要求下,拉美国家不得不先进行“应急性”调整,集中扩大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严厉限制进口,以获取贸易盈余来缓解支付危机。然而,这种调整引起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制造业也随之衰落。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等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主导发展模式下,急速的市场开放导致大批制造业企业破产,使自80年代开始的“去工业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同时,外资集中于并购而非新增绿地投资,因此,制造业衰退的趋势至今也未得到根本扭转。上述产业结构失衡易导致拉美出口呈现“两高一低”^①的格局,不利于拉美参与全球价值链。

第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增加全球价值链的物流成本。作为承载贸易流和价值链的重要环节,诸如交通、物流、能源和电信等在内的基础设施的完善性,是联接国内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关系及沿价值链攀升的必要条件。然而,拉美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增加了全球价值链的物流成本。拉美整体基础设施质量排名低于经合组织和新兴亚洲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当前物流和基础设施的“缺口”是区域内贸易发展的重要障碍,拉美平均物流成本高出经合组织国家3~4倍。^②美洲开发银行研究显示,如果拉美能够使交通和物流设施升级至欧盟的水平,该地区可额外吸引20%的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③

第三,区域一体化发展不足制约区域价值链发挥作用。区域一体化程度可从两个方面考察:区域内贸易发展和区域内生产一体化,前者是形式,后者是核心。拉美经验表明,区域内贸易相比于区域外贸易,更具有多元化的特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也集中,而且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参与,有利于创造就业。然而,拉美区域内贸易占地区总贸易比例较低表明,拉美地区内部

区域价值链发展有限。联合国贸发会数据显示,2017年拉美地区区域内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16.6%,远低于欧洲和亚洲区域内出口比例,与非洲地区水平大体相当(参见表2)。而从生产一体化考察,鉴于拉美地区内部生产结构的趋同性,拉美尚未形成类似欧盟、亚洲内部的产业链形式。例如,南美洲国家大多以自然资源产业为重点;墨西哥、中美洲国家以面向美国的客户工业为中心,两种类型内部及彼此之间均缺乏产业联系。因此,区域内缺乏产业合作导致拉美地区难以利用区域平台参与全球价值链。

表2 2017年拉美与世界其他地区区域内外贸情况比较(亿美元;%)

| | 出口 | | | | 进口 | | | |
|----|---------|------|---------|------|---------|------|---------|------|
| | 区域内 | | 区域外 | | 区域内 | | 区域外 | |
| | 金额 | 占比 | 金额 | 占比 | 金额 | 占比 | 金额 | 占比 |
| 非洲 | 685.2 | 16.7 | 3430.5 | 83.3 | 673.4 | 12.9 | 4532.9 | 87.1 |
| 亚洲 | 34222.5 | 53.1 | 30257.5 | 46.9 | 32803.6 | 55.2 | 26650.1 | 44.8 |
| 拉美 | 1648.5 | 16.6 | 8287.8 | 83.4 | 1596.7 | 16.1 | 8352.1 | 83.9 |
| 欧洲 | 41854.9 | 66.7 | 20901.9 | 33.3 | 38506.7 | 62.8 | 22775.5 | 37.2 |

注:金额为现价美元计算;“亚洲”仅指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数据(UNCTAD-STAT)整理计算,http://unctadstat.unctad.org/wds/。

第四,营商环境不完善增加贸易和投资的交易成本。对于试图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而言,契约制度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因为契约制度的质量能决定国际碎片化生产网络的地理布局,进而促成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合同执行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将导致不同国家中参与者之间的不信任,进而限制从事跨境交

① 两高一低即产品集中度高、地区或国别集中度高及技术集中度低。

② “The World Bank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he World Bank, October 8, 2018, http://www.worldbank.org/en/region/lac/overview.

③ “Latin America Needs Better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Deep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Stronger Rule of Law to Become Key Player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DB, October 27, 2014, https://www.iadb.org/en/news/news-releases/2014-10-27/latin-america-in-global-value-chains%2C10959.html.

易的意愿。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拉美国家营商环境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在19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分别为第49位、第117位和第125位。同时,拉美国家营商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如税收体制不完善、行政效率低下、劳动力市场僵化、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和腐败等,都构成了参与价值链的交易成本。

第五,创新能力不足,难以促进沿全球价值链升级。创新是经济发展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源动力。研究显示,“创新资本”是一种额外的技能指标,能够衡量创新和传递创新的能力,由高等教育、雇员职业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研发、知识产权支出、专利、软件和高等教育支出8个子项构成。数据显示,整体而言,拉美地区的创新资本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远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前者仅为13%,而后者达到30%。此外,拉美地区创新资本存量的最大份额是高等教育(占5.59%),而经合组织国家创新资本存量的最大份额是研发支出(占12.72%)。^①因此,上述情况表明,在拉美地区加强高等教育与私人部门在科技领域的联系能够更好地引导和促进研发活动,对于参与价值链是极其重要的。

三、“一带一路”建设契合中国和拉美全球价值链参与需求

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分析全球价值链,经合组织与世贸组织合作建成了基于国际生产和贸易网络的增加值贸易数据库(Trade in Value Added Database,简称TiVA Database)。本文基于该数据库比较中拉产业发展及双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3.1 中国和拉美地区产业发展:基于增加值贸易数据库的分析

根据2017年3月增加值贸易数据库提供的最新数据,我们分别得到中国和拉丁美洲1995—2011年7个统计年度的增加值贸易数

据,并以此分析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和拉丁美洲总出口中四个行业——农业、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在过去20年里的发展情况^②。

表3为根据增加值贸易法得出中国的总出口和四个行业出口总值在总出口中的占比。较之1995年的1434.3亿美元,中国在2011年的总出口19692.1亿美元,增长了约13倍,各行业出口值均有增幅,其中制造业出口总值增幅最大,由1995年的937.3亿美元上升到14954.4亿美元,增长了约15倍;其次为服务业,由1995年的425.2亿美元上升到4472.7亿美元,增长了近10倍;农业和矿业出口均有增长,但增幅较小,农业总出口增长了约3倍,矿业出口增长不足2倍。尽管各个产业均实现了出口总额的增长,但较之1995年,截至2011年的最新数据,农业、矿业和服务业产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均有所下降,唯有制造业产品出口比重由65.35%上升为75.94%,显示了制造业在总出口中的主体地位。

表4则为根据增加值贸易法得出拉丁美洲的总出口和四个行业出口值在总出口中的占比。拉丁美洲的总出口也呈现逐年增长的状态,由1995年的1883.3亿美元增长为8298.4亿美元,涨幅为341%。在所有行业中,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中的比重最大,历年来均在60%左右,其次为服务业,平均约占总出口的20%。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出口比重多年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矿业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由1995年的7.57%增至2011年的16.92%。拉丁美洲是全球大宗商品主要出口地,而矿业在其出口比重的上升,再次证明了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扩大了原材料(矿物)出口,这与21世纪头十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密切相关。

^①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5: Education, Skills and Innovation for Development”,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014, p.26,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evelopment/latin-american-economic-outlook-2015_leo-2015-en.

^② 本文所涉及的行业分类采用ISIC.Rev.3标准。

表3 中国出口总值及构成(亿美元;%)

| | 1995 | | 2000 | | 2005 | | 2008 | | 2009 | | 2010 | | 2011 | |
|-----|---------|-------|---------|-------|---------|-------|----------|-------|----------|-------|----------|-------|----------|-------|
| | 出口额 | 占比 | 出口额 | 占比 | 出口额 | 占比 | 出口额 | 占比 | 出口额 | 占比 | 出口额 | 占比 | 出口额 | 占比 |
| 农业 | 31.30 | 2.18 | 38.07 | 1.4 | 57.65 | 0.72 | 74.18 | 0.49 | 81.48 | 0.64 | 101.51 | 0.62 | 114.53 | 0.58 |
| 矿业 | 31.21 | 2.18 | 41.87 | 1.54 | 80.25 | 1.01 | 101.35 | 0.67 | 55.39 | 0.43 | 63.62 | 0.39 | 75.72 | 0.38 |
| 制造业 | 937.33 | 65.35 | 1892.64 | 69.68 | 5901.48 | 74.19 | 11337.07 | 75.47 | 9559.52 | 74.66 | 12419.82 | 75.38 | 14954.41 | 75.94 |
| 服务业 | 425.22 | 29.65 | 735.76 | 27.09 | 1887.67 | 23.73 | 3446.62 | 22.94 | 3053.33 | 23.85 | 3825.40 | 23.22 | 4472.68 | 22.71 |
| 总出口 | 1434.28 | 100 | 2716.19 | 100 | 7954.81 | 100 | 15021.54 | 100 | 12803.43 | 100 | 16477.18 | 100 | 19692.14 | 100 |

注:因其他行业出口总值较低,故省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增加值贸易数据库整理计算,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6237>。

表4 拉丁美洲出口总值及构成(亿美元;%)

| | 1995 | | 2000 | | 2005 | | 2008 | | 2009 | | 2010 | | 2011 | |
|-----|---------|--------|---------|--------|---------|--------|---------|--------|---------|--------|---------|--------|---------|--------|
| | 出口额 | 占比 | 出口额 | 占比 | 出口额 | 占比 | 出口额 | 占比 | 出口额 | 占比 | 出口额 | 占比 | 出口额 | 占比 |
| 农业 | 132.15 | 7.02 | 121.43 | 4.08 | 221.30 | 4.84 | 385.35 | 5.76 | 324.01 | 6.01 | 380.03 | 5.57 | 526.69 | 6.35 |
| 矿业 | 142.47 | 7.57 | 230.57 | 7.74 | 472.69 | 10.35 | 863.58 | 12.90 | 641.95 | 11.91 | 1011.19 | 14.82 | 1404.38 | 16.92 |
| 制造业 | 1109.68 | 58.92 | 1952.72 | 65.54 | 2894.23 | 63.35 | 4025.47 | 60.14 | 3224.28 | 59.82 | 3994.28 | 58.55 | 4658.62 | 56.14 |
| 服务业 | 464.26 | 24.65 | 633.23 | 21.25 | 925.81 | 20.26 | 1333.83 | 19.93 | 1126.64 | 20.90 | 1347.52 | 19.75 | 1608.43 | 19.38 |
| 总出口 | 1883.29 | 100.00 | 2979.52 | 100.00 | 4568.67 | 100.00 | 6693.58 | 100.00 | 5389.86 | 100.00 | 6821.62 | 100.00 | 8298.37 | 100.00 |

注:因其他行业出口总值较低,故省略。拉丁美洲数据系加总数据库中“中南美洲”及“墨西哥”出口总值得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增加值贸易数据库整理计算,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6237>。

3.2 中拉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基于经合组织全球价值链指标的比较

基于跨国投入—产出(ICIO)模型和数据库以及增加值贸易数据库,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得出七项全球价值链指标(GVCs Indicators),以衡量各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

(1)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垂直专业化指数与参与指数(Participation Index)

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垂直分散的生产衡量了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参与程度。目前最广泛使用的测量指标为垂直专业化指标(Vertical Specification,简称VS)。该指标由大卫·胡梅尔斯(David Hummels)等人^①建立,分为垂直专业化值和垂直专业化比例,前者是绝对指标,衡量进口中间投入中用于生产出口品的投入价值部分,而垂直专业化比例为相对指标,计算了垂直专业化值占总出口的比例。然而,垂直专业化指标仅仅考虑了上游外国供应商在价值链中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一个国家

通常还作为第三国用于进一步出口的投入品的供应商参与全球价值链。多丹(Guillaume Daudin)在垂直专业化指标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垂直专业化指标1(VS1),即一国进口产品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化水平的提高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各国的垂直专业化指标都逐年提高,而较之美国等大的发达经济体,一些小国的垂直专业化程度更高。

根据垂直专业化比例和垂直专业化1比例,库普曼(Robert Koopman)、鲍尔斯(William Powers)等人^②建立了对一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综合评估指标——参与指数(Participation Index)。该指标分后向参与和前向参与两部分,

① David Hummels, Jun Ishii, Kei-Mu Yi,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54, No.1, June 2001, pp.75-96.

② Robert Koopman, William Powers, Zhi Wang, Shang-Jin Wei,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0, <https://www.nber.org/papers/w16426>.

前者衡量了一国出口中的外国的生产投入比重,后者则衡量了一国为其他国家的出口提供的中间商品和服务投入在其总出口中的比重。

图3为拉丁美洲四国和中国的参与指数^①。拉美四国中,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前向参与度大大高于后向参与度,墨西哥则更多地以后向参与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方式与墨西哥高度相似。中拉参与度指标中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指标的差异表明,中国与拉丁美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显著不同。除墨西哥以外,拉美主要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其出口中所包含的外国生产的投入品占比较低,而这三国本国生产的产品作为中间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进行最终生产的程度较高。这表明整体而言拉美地区对外国投入的开放程度相对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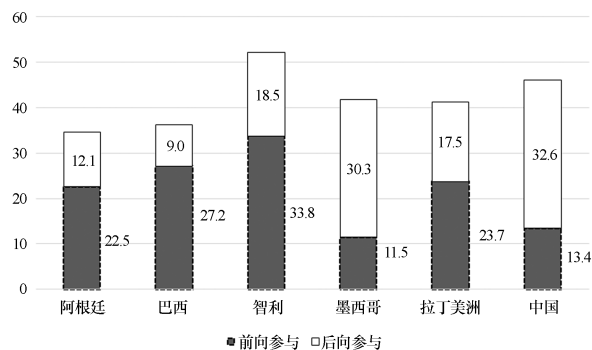


图3 拉丁美洲四国和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增加值贸易数据库(OECD Trade in Value Added Database),最新数据更新至2013年5月。

(2) 全球价值链的长度:生产阶段指数(Index of the Number of Production Stages)

生产阶段指数由安特拉斯(Pol Antras)等人^②引入。该指标衡量了在某一特定最终行业实现产品或提供服务所需的生产阶段数量,它衡量了每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长度。倘若该最终行业中存在单个生产阶段,则该指标的指数记为1,当来自相同行业或者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被用于生产最终产品或服务时,其价值增加。生产阶段指数可进一步分解为国内生产阶段和国外生产阶段。

拉丁美洲四国的生产阶段指数相近,数值

均在1.5至2之间,中国的数值则为2.48,高于拉美四国。但无论是拉美还是中国,其国内生产阶段指标均远远高于国外生产阶段指标。国外生产阶段指标越低,则表明一国使用来自外国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阶段越短。倘若所有的中间投入均在本国完成,则该指数记为0。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拉美四国的国外生产阶段指数数值相似(0.3~0.5),而国内生产阶段水平指标(2.3)不仅高于拉美四国,而且为数据库所收录的所有国家中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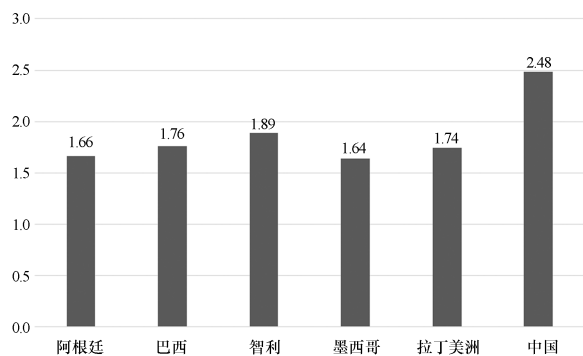


图4 拉丁美洲四国和中国的生产阶段指数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增加值贸易数据库(OECD Trade in Value Added Database),最新数据更新至2013年5月。

(3) 全球价值链上的所处位置:最终需求距离指数(Index of Distance to Final Demand)

安特拉斯等人引入的另一个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的指标为最终需求距离指数。对于一国的某一特定行业而言,该指数衡量了此行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到达最终消费者之前所需要经历的阶段。若该指标数值较高,表明行业多属于上游活动,较低则表明多属于下游活动,即更接近最终消费。与生产阶段指数相似,拉美四国的最终需求距离指数数值相近,其中智利最高,墨西哥最低,而中国的这一指标不仅高于拉美四国,也高于其他非经合

^① 图3中“拉丁美洲”的参与指数为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四国的参与指数的简单平均,图4和图5有关“拉丁美洲”的计算同图3。

^② Pol Antras, Davin Chor, Thibault Fally, and Russell Hübner, “Measuring the Upstreamnes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Flow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2, No.3, 2012, pp.412-416.

组织国家和东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这表明相对于这些国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靠近上游的位置。此外,我们也发现,最终需求距离指数较高(即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的国家普遍也是生产阶段指数较高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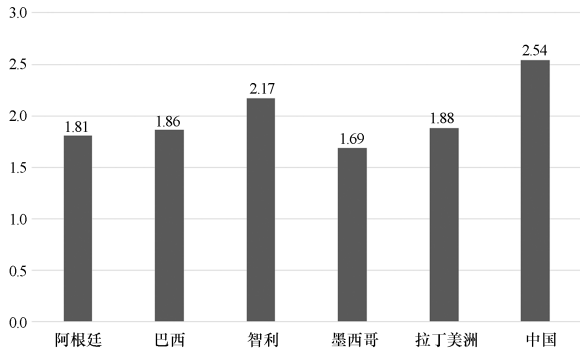


图5 拉丁美洲四国和中国的最终需求距离指数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增加值贸易数据库(OECD Trade in Value Added Database),最新数据更新至2013年5月。

基于上述全球价值链指标,我们发现以下有关中国和拉丁美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事实:第一,无论是拉丁美洲还是中国,均是现有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而且较之20世纪,其参与度呈现逐步提高趋势。全球价值链并非仅仅存在于某一个区域,但整体而言,规模较大经济体对于国际贸易的需求度较小,而小型开放经济体则更热衷于加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来。第二,除了靠近北美市场的墨西哥,拉美主要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方式具有极高的相似性,例如前向参与程度较高、国内生产阶段指标较高、最终需求距离指数相近。第三,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代表,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加大了中间投入的专业度,并且逐步走向了全球产业链的上游,这种趋势相对大部分拉美国家而言具有优势,而在拉美国家中智利也取得了相似的成果。

3.3 “一带一路”建设契合中拉全球价值链参与需求

“一带一路”倡议是引领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经济外交的重大举措。其本质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

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这与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价值链、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战略需求高度契合。通过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使新兴经济体提高本地产业的增加值。但是,仅仅进入全球价值链并不意味着一定能从贸易中获得积极的收益。为了获得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发展中国家必须持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对于拉美国家而言,拉美不仅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而且还是当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参与方,而“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精髓恰好将有力推动拉美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进程。

在经济学意义上,可从降低交易成本和发挥比较优势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无论是政治高层交往、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磋商和对话机制化,还是人文交流,都有利于促进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进而降低中拉合作中因不了解和不确定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融通将满足拉美地区重建价值链的四大需求,从而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一是拉美地区高消费、低投资的“跛脚”增长模式难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而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将增强海外投资能力,从而满足拉美地区投资之需。二是拉美凭借资源能源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制成品成为中国能源供给多元化和工业原料供应的重要渠道,而中国的优质产能和优势装备对接拉美国家的再工业化需求,有助于提高拉美价值链参与能力。三是凭借多年在基建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先进技术,中国在拉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可以大有作为。四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逐级加码,可能客观推动拉美国家与域外欧盟和亚太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其中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吸引力无疑在上升。

四、一带一路与中拉经贸合作新机遇:价值链合作视角

“一带一路”建设将有效针对前述所分析的

拉美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不足的原因而发力,从而推动其重塑全球价值链参与的进程。目前,中拉之间已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拉美发展战略对接开展了多层次、多领域的积极尝试。例如,巴西等拉美7国成为亚投行成员,拉美多国已与中方签署产业对接协议,包括巴拿马在内的拉美多国还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而2018年1月召开的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提出了五大建议,包括建设陆洋一体的大联通、培育开放互利的大市场、打造自主先进的大产业、抓住创新增长的大机遇、开展平等互信的大交流,更为中拉开展价值链合作指明了方向。

第一,基础设施合作奠定价值链参与的基础。一方面,在全球布局生产网络的公司必须降低任何零部件无法确定或延迟到达的风险以避免耽误最终产品的生产,因此具有完善物流和基础设施的当地供应商具有很大优势。另一方面,对于远距离国家而言,作为抵消距离因素负面影响的手段,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要高于邻近国家,特别是对于寻求加入亚洲或欧洲价值链的拉美国家更为重要。然而,拉美经委会研究显示,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20世纪80年代一些与拉美具有相似基础设施条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拉美地区基础设施发展程度落后都是明显的。拉美经委会预计,2006—2020年拉美地区应该每年拿出占国内生产总值5.2%的投资用于满足经济增长所引发的基础设施需求。如果到2020年要实现消除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与东亚高增长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拉美地区在2006—2020年要使年均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7.9%,即2007—2008年期间平均支出的4倍。^①面对如此巨大的需求,凭借多年积累的技术、资金、人才优势,加之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探索,中国有条件在促进拉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有所作为。更重要的是,拉美地区互联互通与“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的契合程度较高。^②

第二,参与拉美再工业化有利于提升竞争力。拉美产业结构失衡的特征之一是“去工业

化”趋势明显。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不是拉开“后工业化时代”的序幕而是陷入“去工业化”的困境中。从工业产值占比看,财新数据资讯(CEIC)数据显示,1980—2017年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36.5%降至23.5%,同期制造业占比从25%降至12.4%。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具有竞争优势,而且于2015年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旨在推进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未来中国将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等新产业、新业态的成长,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特别是,中国会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深化制造业国际合作的重点,进一步鼓励和引导中国企业到沿线国家去投资兴业,支持建立当地的产业体系。目前拉美国家正致力于重塑工业竞争力,面临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中国可以积极参与拉美国家再工业化进程,并由此促进拉美地区现代服务业衍生发展,进而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第三,金融合作有利于突破价值链参与的融资约束。事实上,参与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企业,不仅获取的附加值和利润是不同的,所要求的营运资金和先期投入成本也是不同的,融资约束限制了企业进入更高的全球价值链环节。^③拉美的实践还表明,亟需融资的中小企业通常面临程序性障碍和贷款担保要求两大难题。在价值链上,中小企业通常通过两个渠道获得融资便利:大公司为中小企业购买材料和机器等提供直接融资以及建立与大公司的联系来提高其从银行获得贷款的能力。反过来,中小企业获得融资也会因声誉效应和信息不对称

① “Regional Integration: Towards an Inclusive Value Chain Strategy”, CEPAL, May 2014, p. 80, <https://www.cepal.org/en/publications/36734-regional-integration-towards-inclusive-value-chain-strategy>.

② 谢文泽:“中国—拉共体共建‘一带一路’探析”,《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2期,第86页。

③ 马述忠、张洪胜、王笑笑:“融资约束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来自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理论与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85页。

的降低而增强与大公司之间的联系。^①随着美国于2015年12月步入新一轮加息周期,国际融资成本随之上升。同时美元走强引发投机资本回流美国,进而导致拉美多国货币面临贬值压力。因此,在中短期内拉美国家面临的融资缺口仍然较大。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可以发挥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积极作用,通过银团贷款、出口信贷、项目融资等多种方式,加大对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融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可以在双边金融合作的基础上,逐渐发挥中拉合作基金、优惠性质贷款、基础设施专项贷款、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以及中国—加勒比相关融资安排的作用。

第四,促进中小企业合作可激发价值链参与活力。价值链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中小企业的参与和融资可获性两个方面。中小企业参与价值链所获收益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依赖于间接进入国外市场、分享大公司技术转移外溢效应等因素。同时,金融体系为中小企业参与价值链提供的融资便利也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优先领域)共同行动计划(2019—2021)》已经提出,促进双方中小企业间交流与合作,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对方举办的相关展览和博览会等重大活动,为中小企业,特别是由女性领导的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营造良好条件。在这方面,中国凭借电子商务发展的后发优势,有可能成为促进拉美中小企业融入全球网络的领先者。

第五,科技创新合作作为价值链参与提供持续动力。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大全球研发投资者。^②2000—2015年中国研发支出占全球比重从4.7%增至24%。同期,由于拉美国家没有利用初级产品繁荣期的机遇发展科技创新战略,因此拉美研发支出占全球比重仅从3.2%增至3.5%,落后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同时,拉美地区对研发的投资倾向较低。巴西是该地区唯一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的国家(1.28%),而中国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2%。^③因此,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契合拉美国家发展国家创新体系的需求。2015年中国

已经正式启动“中拉科技伙伴计划”和“中拉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三年来计划实施顺利。可以预计,共建国家联合实验室、共建中国—拉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开展重大技术示范与推广、积极探索科技园区合作、开展科技创新政策交流与合作等举措在未来将逐渐产生积极效果。

第六,面向亚洲的跨区域一体化开拓价值链参与空间。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保护主义政策的外溢效应可能造成拉美区域一体化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是拉美地区内部次区域组织之间(如南共市与太平洋联盟)可能加速融合。区域内一体化水平提升将为拉美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打下基础。二是拉美国家推动与域外欧盟和亚洲一体化的积极性增加。中国一直坚持倡导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这无疑将增加对拉美国家的吸引力。中国可继续推动与拉美国家的双边自贸协议的谈判和签署,并保持与拉美次区域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进而推动中拉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以增加拉美国家参与亚洲价值链的空间。

结 语

当前,“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其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的本质有利于中拉双方提升经济竞争力、实现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基于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OECD-WTO)数据库,可以发现关于中国和拉丁美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事实:无论是拉丁美洲还是中国,均是现有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而且较之20世纪,其参与度呈现逐步提高趋势。然

^① “2014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World Economy: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Value Chains in a Challeng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CEPAL, October 2014, p. 78, <https://www.cepal.org/en>.

^② “Exploring New Form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EPAL, January 2018, p. 84, <https://www.cepal.org/en/publications/43214-exploring-new-forms-cooperation-between-china-and-latin-america-and-caribbean-tan>.

^③ 同^②, pp. 81-84.

而,从商品、服务贸易和投资等角度衡量,整体而言,拉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还相对较低,而且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所对应的应有预期。其中的原因涉及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创新能力等多种因素。

目前,已有拉美多国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精髓能有力推动拉美地区重塑全

球价值链参与的进程。其中,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通将满足拉美地区重塑价值链的四大需求。因此,双方唯有深入推进结构性改革,才能抓住“一带一路”建设赋予的合作机遇,最终实现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的大幅提升。

编辑 贡 杨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ZHANG Yong¹ SHI Peiran¹

(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building a new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worl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LAC) countries have been the indispensable party of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which is essentially conducive to promoting participating and updating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refore, it is of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LAC count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Currently, due to imbala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ackward infrastructure, inadequate regional integration, imperfect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lack of innovation ability, LAC countries own a minor share in value added in the three major value chains oriented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ia and Europ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own value chain in the region is also limi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provide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LAC countries, mainly in cooper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articipating in the re-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region, strengthening the financing, improving SMEs development, increas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operation, and making LAC more integrated into the Asian value chain.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lobal value chain; economy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ountrie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